

81720

肪只供舊式蠟燭業之用。織造地氈同地毯的作坊一共有四十家，其中最大的僱有工人七十名；所有織工一共是四百名。硝皮廠有三十家以上，製革廠有五十家，大部分是製粗皮的。舊式油廠備有舊式油榨，用以榨油的爲芝蔴仁與胡蔴仁。造紙原料爲廢麻繩和當地所產的一種草，只供當地之用。膠廠有四家。包頭很是繁盛，裝到天津的羊毛以此地爲洗淨和打包的中心點。駱駝隊商要西行貿易，也以此爲起點。

英工黨政府對埃及的政策

至於大規模的家庭和鄉村工業在這種人口繁盛的國度中雖然還不算多，但是中國受惠可就不少了。人工賸餘很多，若是事業完全依恃人工，世界上沒有比得上中國的，因此中國前途的希望不可限量。這種家庭和鄉村工業，足以增加收入，以救濟土地不足之弊，發展較良的購買力，利用人民廢置的時間以裨益中國同全世界所需要的資本比新式工業要少。所以可以逐漸變更，這於國家將來的福利是很重要的。

(未完)

J. M. B.

埃及新聞於今年新正成立後，即於三月間由首相那哈斯與外長華錫夫等前往倫敦，與工黨政府開始作

英埃條約的談判。在這次談判中二方的最大爭點當

爲撤退駐軍及蘇丹二問題。英國工黨政府的態度如

何是我們所急欲知道的，本文（原名「Labor Imperialism in Egypt」載英國勞動月刊第二卷第十號）

記述工黨政府對埃政策的歷史頗詳，因譯之以供留

心此次英埃談判者的參考。

梁撫譯誌。

一九二二年英國的宣言正式承認了埃及的「獨立」，不過有四個條件保留，這就是：

一、保障英國在埃及的交通。

二、埃及須反對外強之間接的或直接的侵入。

三、保護在埃及之外人利益及少數民族。

四、蘇丹。

自從這個宣言發表以後，麥唐納、漢德森與

白萊斯福等所領導的英國政府即欲與埃及

訂立一種條約，這種條約一方面保障英帝國

關於這四點的利益，一方面給埃及右傾的國

民黨以十足的滿意，使他們與英政府合作着

抑止埃及大部民衆的反抗。換句話說，使「友

善的與守秩序的埃及」變成一個先前的被

保護國，是不列顛政策的目標。但阿倫培爵士

（Lord Allenby）與不列顛政府還畏懼柴

魯爾（Waphul Pasha）與華府特（Wafd）右

翼國民黨（）的勢力，不敢立時施行調和的政

策。假如一種新憲法與選舉法還沒有由阿倫

培爵士指定的委員草成後，而即行准許選舉

議員成立國會，這在他們以爲是不方便的。所

以直至一九二四年的一月才舉行第一次選

舉，選舉的結果華府特黨佔絕對的多數。

在這個時期內，埃及的資本主義已經漸行

強盛，並集中其力量，因之民族運動中的階級

分化也趨顯明，柴魯爾黨已成爲埃及資本家

的政黨了。在一九二四年柴魯爾就職之時，埃

及反英的鬥爭已經進入於一種新的局面，這

新局面之最顯然的事實是埃及資本階級勢力之更密切的集中與反對英國利益之對敵的擴大。因此，英國政府碰到這樣的困難：當她因爲不與柴魯爾黨調和而不能建立「一個友善的與守秩序的埃及」時，要想不放鬆其對埃及政府的控制與減弱其在埃及之全部計劃而欲滿足埃及資本階級之無限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九二四年工黨政府所處的地位，麥唐納毫不猶豫的繼續採取前保守黨的政策。即深信工黨政府必能協助埃及獨立運動而執政的柴魯爾也說麥唐納的政策並不是新的，他說：

「麥氏對埃及政策一仍舊貫，若說是有新的，那就是這種政策已被一個常常反對帝國主義原則的工黨政府所批准了。」

英埃二政府間的談判已舉行多次，可是因麥唐納不允放棄蘇丹或將蘇彝士運河問題提交國際聯盟，所以談判終於決裂。壓迫與強暴的舊政策仍繼續進行，鮑爾特溫政府重復

執政後，又重新指定一個閣員負責。自此後至一九二八年七月，英國對埃及的政策時有變更，或強或軟，視華府特所取態度之強硬與否而定，但英國終不能使埃及議會簽訂一種足以保障英國關於其所提出四點之利益的條約。及至一九二八年七月，一切調和的政策都已取消了。馬模特 (Mohamed Mahmoud)——一個自由主義者，祇顧及英帝國的利益而不爲埃及人民所信託的人——被任爲總理，埃及議會則被迫停止三年。在數星期中，數百種新聞紙都被禁止發行，不准華府特黨開會，以恐怖政策爲根基的一個完全的狄克推多制是建立起來了。這是第二次工黨政府，允各民族自決的普遍原則，言論與出版自由，議會的民主政治與自由原則，（在埃及這些已經是而且仍然是極端的被破壞了，）而重新登台時的政局。

埃及的民族主義者當然對於一個有自由黨極力相助的工黨政府希望其能恢復埃及的議會制度，准許埃及人民選舉其自己的代

表，而後與這些代表以友善的態度討論未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是工黨政府的外交大臣漢德森是怎樣做的呢？他將埃及最高委員路德爵士 (Lord Lloyd, High Commissioner for Egypt) 撤換了，這是真的，但是爲的什麼原因？他的撤換路德並不是因爲他有意改變先前保守黨執政者的政策，而是如漢德森在下院所細心解釋的，因爲路德爵士與保守黨的前外交部之意見的不同。工黨政府並未進行恢復埃及議會的工作而即與傀儡首相馬模特進行談判解決英埃的問題。

漢德森外長在撤換路德爵士的論辯中，極力贊成一九一四年後英國政府對埃及所施的政策，並明白的宣佈說現政府的政策「沒有絲毫改變。」工黨政府的外交部以英國在埃及利益之保護者的資格與馬模特進行討論足以使英埃問題得一解決的建議，這些建議表明英國所願允准之「極端的限度。」這些建議由一個不能代表埃及大部輿論的代表提交埃及人民，這個代表，埃及的民族主義

81722

者沒有一個不以憎惡與輕蔑的態度待之的。埃及對於這些建議不能有所討論或修改，她祇可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絕之。同時英帝國預備好大礮與戰艦，以備埃及不能順從時之用。所謂工黨政府，就是這樣對待「一個獨立的主權國」的！

但是這個不能修改的條約的條文是怎樣的呢？第一款規明英國極願撤消其駐紮於埃及的軍隊，不過因為要保護為不列顛帝國各部之交通要線的蘇彝士運河之故，英國仍有駐兵埃及之必要，在當時關於規定駐軍之調和辦法的照會中，有一款說明這是指駐兵的遷移——所有的軍隊仍駐於埃及，不過將調到蘇彝士運河附近駐紮。第四、五與七各款規定二國之軍事同盟，這種同盟的結束將使埃及的外交政策處處受大不列顛的束縛。假如一旦戰事爆發，勢必束縛埃及與英國取共同行動，供給英國以埃及境內的各種方便與幫助，包括埃及港口、飛行場與交通方法的施用。關於蘇丹問題，則仍保持先前的舊狀，這就是

說不列顛仍實際控制其行政。此外，又規定保障英國財政與法律顧問之雇用，埃及的巡警仍由英國官吏指揮五年，並聘用若干歐人，英國遣送一批軍事專員以備埃及軍事方面的諮詢與埃及官吏須在不列顛受訓練等。

我們如對於這草約加以一個仔細的研究，就可表明工黨政府即對於柴魯爾黨的意見亦並未予以讓步的事實。這個條約中之一切要點與一九二八年八月為華府特與埃及內閣所拒絕的條約完全相同。所以要想工黨黨員，（他們的議員在議會中明言他們對埃及的政策與保守黨的完全一樣，）反對這個草約是沒有希望的了，但素常自認為帝國主義之最大敵人的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本段述獨立工黨對埃及民族運動的態度是口惠而實不至，因過於繁瑣，且不甚重要，故略——譯者）

工黨政府為什麼不肯放棄其對埃及的舊政策呢？這因為不列顛資本帝國主義在埃及與

蘇丹的利益已經根深蒂固，並且不願放棄其從埃及農工榨取來之利潤的絲毫。英國從埃及生產事業所贏獲之總數究有多少，我們不能得到確切的數目，不過就大體言之，埃及欠英國的國債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多，除二百萬到四百萬之減債基金（Sinking fund）外，每年須付三、五〇〇、〇〇〇金鎊的利息。這減債基金並不用以償還債務，而是用以發展鐵路與其他建設事業的，這樣就供給不列顛重工業以一個市場，並予簽訂貿易合同者，輪船公司與其他行家以極大的贏利了。國家用於新事業的資金在一九二七——八年估計在六百萬金鎊以上，一九二八——九年約為七百萬金鎊。蘇彝士運河給與股東的贏利是極大的，每年利息與紅利的分配總數約有七百萬金鎊，其總資本則僅約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同時總數七百萬鎊的股票現在計算起來也值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以上，因為其紅利已由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八十了。不列顛投資於埃及與蘇丹的總

數估計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多，這就是說，以最高的贏利計之，英帝國主義從埃及生產事業所得的總數總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以上。（請參閱 British Imperialism in Egypt, L.R.D., 1928）

這是英國政府對埃及政策之經濟的基礎。一個在資本階級羽翼下的政府自不敢反對資

好人之壞處

B. Russell

本主義之根基。麥唐納及其他諸人都明白，如予埃及以真正的獨立則必給資本帝國主義以極大的一個打擊。所以爲要維持他們的地位起見，他們不得不以假的獨立來對付埃及，並希望埃及人民還能受欺或被迫而接受單方面的交易，但這種單方面的交易埃及及人民是常以不屑的態度拒絕之的。

百年以前，有哲學家名邊沁者（Jeremy Bentham）舉世目爲無行之人也。余童時即

羅素行文，最善反調，以是遂譯其難。良以明譯其意，則失原作之風格；死譯其文，則恐起讀者之誤解。此文原名 The Harm That Good Men Do，見一九二八紐約 W. W. Norton & Co. 出版 N. Sceptical Essays, pp. 111-123。反諷尤多。譯時雖亦斟酌再三，但恐不免過無不及之弊，願讀者留意焉。文意在諷僞君子，非獎真小人，尤願讀者勿取其一而忘其二也。文中夾註，概係譯者所加。——任政始譯於北平清華，畢事於長沙明德。

知邊沁之名，當時感想，至今憶之。時余閱斯密斯（Rev. Sydney Smith）（英國牧師，善散文，一七七一一一八四五）所著書，內言邊

沁最吾人宜以祖母之屍肉充羹湯。余覺此何可者，不徒羹味非佳，且亦乖違道德；自此以後，余於邊沁乃懷憎厭之心矣。久之，余乃漸悟世之耆德之士，每以衛道心切，遂創爲荒誕不經之談，以欺世人。斯氏之言，特一荒誕不經之談耳。至於邊沁之爲世所詬，余亦已悉其故。蓋邊

沁以爲好人者必其果有善行，始足以當好人之名。讀者當知：果如邊沁之說，好人而必具善行者，則一切眞道眞德不將爲之顛覆無餘耶？康德（Kant）則不然，持論之崇，當勝邊沁；意謂好施喜惠之行，不足爲善，善行者，感於道德之律（Moral law）者也；至於道德律之可以感人爲善，亦復可以感人爲惡，自無待論。吾人之遵行道德，於道德之本身外，宜無他求；故若道德而有損於人也，則亦道德之本然，無足異也。是以以言道德，康德乃若崇於邊沁，而世之自命爲因道德而好道德者，遂無有不擁戴康德者矣。

邊沁謂好人需有善行，邊氏已身即多爲善，誠可謂能自實踐其定義者矣。吾英於十九世紀中葉四十年間，舉凡物質，知識，道德之事，進步之速，令人幾難置信。首則有議會改革法案（Reform Act）之通過，（按指一八三二年之法案，）使議會成爲中產階級之代表機關，不復如已往之爲貴族所操縱。英國之漸趨民治，此案爲其關鍵，得之至難；自此以後，重要改